

# 敦煌寫卷所見淨眼兩種因明著作考證

沈海波\*

**摘要：**敦煌寫卷中保存有淨眼法師的兩部因明學著作的寫本，分別題為《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寫卷的時代，似可界定在唐高宗後期至唐玄宗之間。《因明入正理論略抄》中的“抄”字，學者們曾經誤以為是抄錄，但這實際上是一種注疏體裁，其所疏解的對象是文軌《因明入論莊嚴疏》。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則是由於文軌《因明入論莊嚴疏》出現殘缺，所以淨眼法師為之所作續疏。以上兩部著作曾流傳到日本，根據現有史料分析，似可推測在日本失傳於十二世紀之前。

**關鍵字：**敦煌、淨眼、因明、文軌

淨眼法師（生卒年及生平事蹟不詳）是慈門寺沙門，玄奘法師的門人，也是唐代著名的因明論師，其學術地位雖不及窺基法師和文軌法師，但似可與神泰法師、玄范法師、普光法師等人相比肩。慈門寺位於京師長安延壽坊南門之西，據宋敏求《長安志》卷十所載，為隋開皇六年（586年）刑部尚書李圓通所建；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為替懿德太子追福，改名為懿德寺，並大加修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懿德寺：三門樓下兩壁神，中三門東西華嚴變，並妙。三門西廊東，靜眼畫山水。大殿內畫極妙，失人名。”<sup>1</sup>靜眼疑即淨眼，靜、淨音近易訛。是則淨眼法師亦工繪畫，故寺內壁畫中留有其山水畫之遺跡。而且，淨眼法師的著作流播日域以後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日本學者善珠所著《明燈抄》及藏俊所著《大疏抄》都曾引述並借鑒過他的觀點。

敦煌寫卷中保存有淨眼法師的兩部因明學著作的寫本，分別題為《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日本學者武邑尚邦教授《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書局 2008 年版）和沈劍英教授《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都對這兩部著作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其成果令人矚目。而且，經過他們的考證，上述寫卷之作者為淨眼法師，已無疑義。但是，由於學術界對淨眼法師著作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日本早期經錄中對淨眼法師著作的記載又比較混亂，所以仍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茲就這兩部著作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證，以期對淨眼法師的因明學理論體系作更清晰的認識。

## 1. 寫卷的情況及分析

淨眼法師的兩部著作都抄在一個寫卷上，即伯希和所搜集敦煌寫卷第 2063 號（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該寫卷前半部分為《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後半部分為《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由同一人用草書抄寫。寫卷全長 1396.4 釐米，高 29 釐米，現存 954 行，共計 25842 字。其中，《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存 446 行，計 12487 字；《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存 508 行，計 13364 字。

關於這個寫卷的時代，武邑尚邦教授認為“應當不晚於八世紀”<sup>2</sup>，但他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分析。沈劍英教授指出：“此寫卷產生的年代當與淨眼撰成《略抄》與《後疏》的年代相去不遠，即初唐時期。這一點從其所書草字帶有隸意可以推知，主要表現在字間不連綿，與章草的風格接近，然而又與章草不甚相同，即書寫時已不分破磔，這是今草在普及過程中未能完全擺脫章草影響的一種特殊風格。雖然今

\* 沈海波，男，生於 1966 年 6 月，上海人，上海政法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學、因明學。

1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年，頁 61。

2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17。

草早在東晉二王時代即已形成，但其時章草的勢力仍然很大，後來章草逐漸向今草靠近，便有了寫卷中今、章相融的草書風格，這種風格的草書大概延續的時間不會太長。加上淨眼的因明疏抄在唐代流傳的時間也不長，所以此寫卷產生的年代當在初唐時期，至遲當不會晚于盛唐。”<sup>1</sup>這是從寫卷的書寫風格入手進行分析，較有說服力。《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在文軌所著《因明入正理論疏》（以下簡稱“文軌疏”）之後成書（詳下文），而文軌疏的成書時代約在唐高宗永徽年間<sup>2</sup>，所以，該寫卷的時代似可界定在唐高宗後期至唐玄宗之間。

《因明入正理論略抄》的內容從總說五明開始，然後依《因明入正理論》之次第，對因明學的一些問題進行闡述，止於“倒離”。《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則從《因明入正理論》“如是等以宗、因、喻言非正能立”開始，逐句解釋，止於論文末句。這兩部著作在體例上完全不同，但從內容上看，卻對《因明入正理論》構成了一個前後銜接的注釋，這一情況引起了學者的注意。武邑尚邦教授說：“兩者明顯就是一個連續系列，通過《略抄》和《後疏》的形式完成了對《入正理論》的注釋。具體就是，若將《略抄》的內容與《入正理論》進行對照則可以發現，它是針對‘倒離者，謂如說言諸質礙者，皆是無常’為止的內容所作的注釋，即截止于作為自悟而闡釋現比二量論之前的似能立處。《後疏》承續《略抄》此處對‘倒離’的說明，從後續之‘如是等似宗因喻言非正能立’開始加以注釋，直至論述的結尾。換言之，《略抄》和《後疏》先後相續共同完成了對《因明入正理論》的注釋。如果去除兩寫本各自的首題和尾題就可以合併為《因明入正理論》的完整注釋。”<sup>3</sup>他進一步推斷說：“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兩者才被書寫為一卷。”<sup>4</sup>這一解釋有其合理性，但筆者以為抄寫者將兩部著作抄在同一個寫卷上，也可能是因為這兩部著作的作者都是淨眼法師的緣故。

圓超《華嚴宗章疏並因明錄》、永超《東域傳燈錄》及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均著錄有淨眼《因明正理門論疏》3卷。但此書雖曾流傳至日本，卻很早就已散佚，所以未見各家徵引。淨眼法師關於《因明入正理論》的著作有兩部，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永超《東域傳燈錄》都著錄有《因明入正理論別義抄》1卷，而且都注云：“或直云‘抄’。”<sup>5</sup>永超《東域傳燈錄》還著錄有《因明入正理論疏》1卷，注云：“淨眼，玄奘門人，一乘院。”<sup>6</sup>

對於以上三種著作，武邑尚邦教授說：“或許後二者相當於此處所談二書<sup>7</sup>，但是因為題名完全不同，所以不能斷言。”<sup>8</sup>沈劍英教授則認為《因明入正理論別義抄》和《因明入正理論疏》就是敦煌寫卷中的《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sup>9</sup>。此說誠然，說詳下文，茲解題於次。

1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2。

2 沈海波，《對文軌疏若干問題的考證》，湖北：《湖北大學學報》，2014，3期。

3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18。

4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18。

5 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大正藏》冊55，頁1143下；永超，《東域傳燈錄》，《大正藏》冊55，頁1160中。

6 永超，《東域傳燈錄》，《大正藏》冊55，頁1160上。

7 筆者按，即指《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因明入正理論後疏》。

8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24。

9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47。

## 2. 《因明入正理論略抄》解題

對《因明入正理論略抄》中的“略抄”二字，學者們曾經進行過解釋。武邑尚邦教授說：“若將《略抄》的內容與《入正理論》進行對照則可以發現，它是針對‘倒離者，謂如說言諸質礙者，皆是無常’為止的內容所作的注解，即截止于作為自悟而闡述現比二量論之前的似能立處。”“《略抄》完全是簡略抄寫，並不是對《入正理論》的逐字注解，而是對注解中的重要之處加以略出並抄寫。”<sup>1</sup>這種解釋是很成問題的。“略”，確實是簡略的意思。“抄”，則並不是指抄錄、抄寫，而是古代的一種注釋體裁。

古人注釋經典，有傳、箋、解、章句等體例，統稱為“注”；對“注”作注解，有義疏、索隱、正義、集解等體例，統稱為“疏”；再對“疏”作注解，則稱為“抄”或“記”。“抄”或“記”的注釋形式在唐代是頗為常見的，各種藏經中至今尚保存有大量此類唐人著作。因此，“抄”是一種注釋體例，而絕對不能理解為“抄錄”。此外還必須強調一點，即“因明入正理論略抄”是原書之題名，而非抄錄者隨興所起的名稱，因為古人抄書沒有自行改題之通例。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由於武邑尚邦教授的解釋顯然是錯誤地認為寫卷上的題名是抄錄者所為。

而抄本上“因明入正理論略抄”的題名也是值得分析的，因為“抄”所疏解的對象應該是“疏”，而不可能是直接針對《因明入正理論》這部原典。所以，原題恐怕存在著脫誤的情況。合理推斷，原題應作《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

玄奘法師譯出《因明入正理論》和《因明正理門論》後，最初的一批因明論師為之作注解的著作都稱為“疏”，其原因可能是由於他們的著作都是根據玄奘法師的口義而成，所以不敢自命為“注”。以“因明入正理論疏”為題的著作有很多，最著名的兩部為文軌法師和窺基法師所著。那麼，淨眼法師這部“略抄”所針對的“疏”到底是哪部呢？這可以從寫卷中找到答案。

《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曰：“又，《疏》中云：‘古師以一切諸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為所成立，於中別隨自意所許，取一自性及一差別合之為宗，宗既合彼總中別法，合非別故，故是能立。陳那以宗望其因、喻，故是所立。’若作此解古師義者，理恐不然，豈可一切自性、差別皆此宗、因之所成立，即一能立？又，若合法為能立者，宗之所立為合、為離？若言合者，何殊能立？若言離者，何益所成？進退推征，皆成過失，故知不得作此解也。今解，古師言聲與無常本不相離，敵論不解，妄謂為常，今立論者以彼宗雲顯和合理，能顯之言，名為能立，所顯之義，名為所立。陳那雲，聲無常言但顯所立，非正能立。又，為因喻所成立故，亦非能立也。”<sup>2</sup>所引《疏》即文軌疏，文字與今本略有不同。<sup>3</sup>《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的體例一般都是先引《因明入正理論》，再引“《疏》”，然後進行詮釋。而所引之“《疏》”，均可以與文軌疏一一相對應。武邑尚邦教授說：“從《略抄》中可以立刻發現，文中屢屢出現‘疏中言’、‘如疏中釋’、‘如疏中述’等有關《疏》的句子……此處的《疏》所指其實就是‘文軌’的《疏》。”<sup>4</sup>所以，“略抄”所疏解的對象無疑就是文軌疏。

1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18。

2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47。

3 文軌，《因明入論莊嚴疏》卷一，南京：支那內學院，1932，頁 5 右。

4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19。

正因為淨眼法師“略抄”疏解的對象是文軌疏，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日人目錄中何以稱此書為《因明入正理論別義抄》了。沈劍英教授說：“（《略抄》）或有與文軌的疏釋相左者而評之，故又題曰‘別義抄’。”<sup>1</sup>此說似可商榷。因明學流布東瀛後，日本學者很快就奉窺基《大疏》為正統，而將文軌疏視之為“異端”，所以相對於窺基《大疏》而言，文軌疏就成了“別義”了。唐代因明論師的著作中，有很多都題為“因明入正理論疏記（抄）”，其中大多的記（抄）是注解窺基《大疏》。所以，日本學者很可能為了加以區分，遂將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改題為《因明入正理論別義抄》。當然以上分析尚有待史料佐證。

沈劍英教授說：“《略抄》當即《別義抄》之異名，很可能是敦煌寫卷的抄寫者在錄文時省略了一些內容而改題為《略抄》的。”<sup>2</sup>此說同樣值得商榷。“略”當然是簡略之意，但絕對不是指對原著的省略。《別義抄》在各種目錄中都是 1 卷，而《略抄》共有 1 萬 2 千多字，恰恰也就是 1 卷的份量，所以不太可能存在省略的情況。古人確實會對前人著作進行刪繁去蕪的工作，但這往往出於改編的目的。如果僅僅出於抄寫的目的，顯然不會對原作擅自刪削。文軌疏有 3 卷之多，而淨眼所作的“抄”卻只有 1 卷，顯然他只是在挑一些重要的內容進行疏解，從這個角度分析，此書名為“略抄”是再恰當不過了。

### 3. 《因明入正理論略抄》的性質

過去學者們對“略抄”二字的解釋比較模糊，所以對《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一書性質的理解也就難免失之偏頗了。武邑尚邦教授說：“淨眼本人又是文軌的批判者，因為他的《略抄》的主要部分就是針對文軌《因明入正理論疏》所進行的批判。”<sup>3</sup>後人對前人的觀點提出不同的意見，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學術問題需要不斷深入探討，我們沒有必要以“批判”的視角去看待。如果將淨眼法師此書視為批判性著作，那麼書中大量贊同文軌疏的觀點，我們又如何去理解呢？又有學者說：“《略抄》對古疏的代表作《莊嚴疏》加以評點，自然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顯示出《略抄》繼承古疏又高於古疏的地位。”<sup>4</sup>此說不知所云，後人替前人的著作作注，當然要對前人的觀點進行品評，否則後人的注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居高臨下的感覺”從何而來？在此有必要對《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的性質問題作一個全面的分析。

唐代因明論師為窺基、慧沼的著作作“記”或者“抄”的相當多。比如窺基《大疏》，為之作“記”的就有如道邑、道獻、智周、清素等人<sup>5</sup>；又如慧沼《因明入正理論義纂要》，為之作“記”、“抄”的共有 8 人，分別是道獻、如理、智周、清素、淨首、林法師、道憲、俊清。以現存的文獻記載看，替文軌疏作注解的似乎只有日本學者的兩部著作，一是大安寺慶俊（688—778）《因明入正理論文軌疏記》三卷（《注進法相宗章疏》、《東域傳燈目錄》有著錄，書名中的“文軌”二字疑係後人所加，以別於窺基之疏），二是元興寺願曉（？—874）《因明義骨》三卷（《東域傳燈目錄》有著錄，《大疏抄》也有很多引用）。而學術界對唐代論師是否給文軌疏做過注解的問題却未曾加以注意。

1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6。

2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7。

3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0。

4 鄭偉宏，《漢傳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30。

5 可詳《華嚴宗章疏並因明錄》。

從上文對《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所作解題，已經可以看出淨眼此書是在注解文軌疏。而從其內容分析，更是可以印證這一點。

《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圍繞著文軌疏展開論述，其形式主要有四種：

第一，贊同文軌疏的觀點，並進一步以“助解”、“助難”的方式加以論證。如曰：“問：解宗依中何故不言極成所別、極成法，乃言極成有法、極成能別？答：有二釋，如《疏》中解。今更助解雲，所言極成有法者，則顯能別亦名為法；言極成能別者，則顯有法亦名所別。故影略平舉，顯有兩名也。”<sup>1</sup>又如曰：“《疏》中有人解陳那以聲所作、無常能同外瓶所作、無常，但取能同為喻體者，廣破如《疏》中述。今更助難云，若取能同為喻體者，則遍宗法因及聲所立宗法應即是喻。若是喻云同，應宗、因、喻等應無差別。又解，無常既為喻體，應是所立不成過收。若言正立聲無常時名為宗法，立聲所作證無常時名遍宗法，即以聲所作、無常外同瓶所作之時名為喻體，何得難言宗、因、喻等全無差別？又，聲所作、無常正同瓶所作、無常時，其聲無常亦即極成，何得判雲立不成者？則應同品定有性體不取瓶上所作、無常，取瓶上所作、無常為第二相，此相即是同品之體，故知喻體不取能同也。”<sup>2</sup>

第二，就文軌疏所闕略不周之處加以補充。如曰：“言‘商羯羅主’者，‘商羯羅主’如《疏》中釋。‘菩薩’者，略有三解……”<sup>3</sup>又曰：“就第二判文解釋中廣如《疏》述，就《疏》中無者，略助解之。能立之義西方釋有四種：……”<sup>4</sup>

第三，對文軌疏提出異議。如曰：“《疏》云：‘河水為水大，河岸為地大，於中有風為風大。又山等中若有河、無河之皆有性四大，故云“大種和合”也。’若作此解，理恐不然……”<sup>5</sup>淨眼法師對文軌疏提出的批評共有 14 項之多：1、批評“古師以一切諸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為所能立”的判語；2、批評“等無我、苦、空”的判語；3、批評對“顯因同品決定有性”的解釋；4、批評對“隨同品”的解釋；5、批評對“遣法自相門”的解釋；6、批評對“隨一不成”的解釋；7、批評對“大種和合火”的解釋；8、批評對不共不定因的解釋；9、批評對不共不定和共不定的比較；10、批評對所聞性因是他不共的解釋；11、批評以“眾疑”判相違決定為不定；12、批評以現量和聖教量斷“聲常”宗；13、批評對自相和差別的解釋；14、批評對“無體俱不成”似喻的解釋。這些內容最引人矚目，所以也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是一部以批評文軌為主的著作。其實，這部分內容的篇幅僅占全書的四分之一。

第四，以問答形式解釋文軌疏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如曰：“問：‘何以得知智之與義且能立耶？’答：‘雖下文釋能立體中因有三相，既是義因，故知義亦是其能立。又，雖《對法論》能立有八，現、比二量亦入其中，故知智因亦是能立也。’”<sup>6</sup>又曰：“問：‘西方諸師解勤發義，一師以精進數為勤，一師以作意數為勤，何者正耶？’答：‘作意者正通三性，故前解不正，瓶等應皆勤發故。又，《疏》中解九句，所列宗、因並是陳那所說，故《理門》雲：“如是九種，二頌所攝：常、無常、勤勇、恒、住、

1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47。

2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51。

3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45。

4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46。

5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55。

6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46。

堅牢性，非勤、遷、不變，由所量等九。所量、作、無常，作性、聞、勇發，無常、勇、無觸，依常性等九。”此二頌中，初一頌顯九宗，後一頌明九因。’ ”<sup>1</sup>

從《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的體例看，與唐代因明論師所著各種“記”、“抄”完全相同。因此，淨眼法師的這部著作，應可視之為目前已知的唐代學者注釋文軌疏的唯一一部著作，而且其時代也遠遠早於其他各種“記”、“抄”。對此書性質的認識，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研究淨眼法師因明學思想的淵源及體系。

#### 4.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解題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即永超《東域傳燈錄》著錄的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疏》，<sup>2</sup>但是，其題名中多出的這個“後”字卻很值得推敲。沈劍英教授說：“也可能是抄寫者只節錄了淨眼《入論疏》的末尾部分，故將寫卷題為《後疏》亦未可知。”<sup>3</sup>此說有待商榷。

唐代因明論師為《因明入正理論》作“疏”，一般都是3卷，而永超《東域傳燈錄》著錄的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疏》卻只有1卷，這顯得不尋常，說明其內容有限，原因可能有二：或者是注解簡單，或者就是注解的內容有所側重。《因明入正理論後疏》有1萬3千多字，剛好就是1卷的份量，但其所注解的內容，卻只是《因明入正理論》最後五分之一。如果淨眼法師按照《因明入正理論（疏）後疏》的寫法通篇疏解《因明入正理論》，那麼其內容將成倍增加。作為單卷本的著作，其份量無疑就太大了，也有違古人著作時的分卷常態。因此，從《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的份量看，與著錄中的1卷是相吻合的。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有首題和尾題，根據慣例，這就是一部完整的單卷本著作。首題和尾題都沒有出現過“卷上”、“卷中”或“卷下”的字眼，說明此書原本就不分卷，不存在抄寫者只節錄了下卷的情況。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在首題下注明了撰者名號：慈門寺沙門淨眼續撰，這個“續”字同樣值得玩味。“續撰”，說明淨眼是在續某部書。窺基的《大疏》沒有完成，慧沼替他續上。那麼《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續”的又是哪部著作呢？

《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都有尾題，說明寫卷所錄是兩個完整的單卷本著作。但是，《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的內容為什麼至“倒離”就戛然而止了呢？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為什麼不從自悟開始，卻從悟他結尾的一句話開始呢？可見，兩者銜接雖然緊密，但銜接之處卻啟人疑竇。沈劍英教授說：“《略抄》當是全文抄錄的，《後疏》則是節錄。從寫卷起自……‘如是等似宗、因、喻言非正能力’來看，前面當有大塊文字未錄。那麼寫卷為什麼只錄末尾部分文字呢？究其原委，恐有三點：第一，《後疏》全文較長，不堪全錄。第二，《後疏》末後部分具有引人注意的內容，即淨眼在疏解《入正理論》的文字之外，結合定心與散心，八識和四分說，對現、比二量作了專題論述，並補敘和例解了十四過類，這些內容份量殊重，約占《後疏》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字。第三，如此節錄，似有與《略抄》接續互補之意……”<sup>4</sup>武邑尚邦教授說：“為什麼將體裁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合

1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49。

2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4。

3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5。

4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24。

二為一，卻令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況且，如果認為二者的確是分別所造，則《略抄》和《後疏》結束於中間，《後疏》從悟他的結論處開始，這一事實卻是令人難以理解。目前尚沒有明確此問題的資料。或許可以粗略推測，其最初可能打算是以略抄的形式提出問題，但是到了後半部分，則保留了注釋的形式，未加以整理。”<sup>1</sup>這些解釋似乎都頗為牽強，他們顯然是將敦煌寫卷的抄寫者當成改編者了。古人喜歡抄書，特別是在印刷術尚未發明之前，抄書時或許會有所取捨，但絕對不會去做改編的工作（改編也就談不上是在抄書了）。那麼，敦煌寫卷的抄錄者又怎麼可能把一部書抄成不同體裁的兩部書呢？

筆者以為，較為合理的解釋應是淨眼法師所見文軌疏已然殘缺不全，<sup>2</sup>不但缺失了整個第三卷，連第二卷的末尾也有少量殘缺。所以，淨眼法師《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在注解文軌疏時，只能行文至“倒離”就結束了。為了彌補文軌疏殘缺所造成的缺憾，淨眼法師乃續撰《因明入正理論後疏》。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之所以會奇怪地從“如是等似宗、因、喻言，非正能立”開始解釋，就是因為淨眼法師所見文軌疏從此處開始殘缺。所以，淨眼法師《因明入正理論後疏》所“續”的就是文軌疏。當然，筆者的上述觀點只是建立在推斷的基礎之上，有待進一步的考證。之所以稱為“後疏”，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文軌疏在前，淨眼法師以後續之作自居；二是“後”即為“續”之意，“後疏”其實就是“續疏”。

淨眼法師替文軌疏作“抄”，同意文軌觀點之處用“廣如《疏》中述”帶過，覺得有需要補充的就“助解”，不同意的地方就提出新解，按理不應該僅僅疏解到“倒離”部分，而將文軌疏第三卷的內容給遺漏了。而且，如果文軌疏完整無缺的話，淨眼法師只需要增加《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的篇幅即可，沒有必要另起爐灶，去逐字逐句地注釋《因明入正理論》的最後部分內容。這可以在十四過類的問題上找到間接的證據。淨眼《因明入正理論後疏》說：“此《論》餘義，並皆具足，唯有似破，文中總略。若依餘論，更有十四過類等義釋其似破，此《論》既無，亦須略分別之。十四過類者，依《正理門論》，陳那菩薩多分依彼大梵天王化身足目仙人之所說也，此即是釋似能破義。論其過類，乃有無量，撮其綱例，不過十四。”<sup>3</sup>因為《因明入正理論》沒有關於十四過類的論述，所以淨眼法師就依據《因明正理門論》補敘。但是，文軌疏早就已經對十四過類做過相當詳盡的闡述，以今存文軌疏中關於十四過類的內容進行比較，淨眼法師的有關敘述很明顯簡略得多。如果淨眼法師所見文軌疏完好無損，那麼淨眼法師關於十四過類的敘述豈非多此一舉？

因此，筆者認為正是由於文軌疏出現殘缺，淨眼法師才會去作續疏，才会有《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這兩部內容銜接而體例迥異的著作。

## 5. 餘論

善珠《明燈抄》曾多次引用《因明入正理論（疏）略抄》，而引用《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則只有一次。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善珠引用唐人古疏往往不具名，他對《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的內容就曾大量套用而不加說明，茲舉例如下。

《明燈抄》卷六本曰：

1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23-224。

2 筆者按，文軌疏在當時應該還有完帙，所以日本學者從中土請取的文軌疏即為三卷完整的全本，只不過淨眼法師未見。

3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92。

“等”者相傳三釋：一云，似宗、因、喻是其總名，三十三過即是別稱，舉總等別，故說“等”言；二云，此中且約聲等作法，准例應知餘法亦爾，等餘法量，故說“等”言；三云，且如宗中有犯一、多，不成因有違多、違一，喻亦有兩俱、隨一，如是別過，並略不論，今總顯非，故言“等”也。<sup>1</sup>

“等”者三釋，即沿襲淨眼法師之說，只是文字略有異同。《因入正理論後疏》曰：

所言“等”者，略有三釋：一云，似宗、因、喻是其宗名<sup>2</sup>，卅<sup>3</sup>過是其別稱，舉總等別，故稱“等”也；一云，此中且約聲等辨過，准聲、色等辨失皆然，舉此等餘，故言“等”也；一云，卅三種攝過不周，且如宗中有犯一、犯多等，不成因中有全分、一分等，不定因中有自共、他共等，相違因中有違三、違四等，喻過之中有兩俱、隨一等，今且舉此一途，等餘多例，故稱“等”也。<sup>4</sup>

此外，淨眼釋十四過類的文字也為善珠悉數套用，如《明燈抄》卷六末釋“同法相似過類”曰：“瓶有所作故無常，顯聲所作亦無常；亦可空有無礙故是常，顯聲無礙亦是常。正解云，我以所作證無常，無有所作非無常；汝以無礙證聲常，樂等無礙應是常。”<sup>5</sup>這段文字與淨眼《後疏》完全相同，無一字之異，學者可自行比勘，在此不贅述。

藏俊《大疏抄》中也引到過淨眼法師的觀點，但藏俊恐怕沒有看到過淨眼法師的著作，因為《大疏抄》引用淨眼法師的話都是轉自《明燈抄》，而且書末所附“相具奉讀書籍目錄”中也未見著錄淨眼法師的著作。據此，似可推測淨眼法師的這兩部著作在日本失傳於十二世紀之前。

1 善珠，《明燈抄》卷六本，《大正藏》冊 68，頁 412 中一下。

2 筆者注，“宗”當系“總”之誤。

3 筆者注，當為“卅三”之誤。

4 沈劍英，《淨眼〈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寫卷釋文》，《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78。

5 善珠，《明燈抄》卷六末，《大正藏》冊 68，頁 433 上。

## 參考文獻

- 善珠，〈明燈抄〉，〈大正藏〉冊 68。
- 藏俊，〈大疏抄〉，〈大正藏〉冊 68。
- 圓超，〈華嚴宗章疏並因明錄〉，〈大正藏〉冊 55。
- 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大正藏〉冊 55。
- 永超，〈東域傳燈錄〉，〈大正藏〉冊 55。
- 武邑尚邦，〈因明學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A Study on Jingyan's Two Hetuvidya Texts Foun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SHEN Haibo

**Abstract:**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re are two works of master Jingyan on Hetuvidya. They are entitled A Brief Annotation on Nyāyapraveśa and A Post-Interpretation on Nyāyapraveśa. It seemed that the manuscripts could be defined to be written between the era of late Emperor Tang Gaozong and Emperor Tang Xuanzong. The word "chao" used to be mistaken by scholars as "copy", but it is actually a kind of annotation style, annotating Wengui's work entitled Zhuangyan Annotation on Nyāyapraveśa. Since this work appeared to be incomplete, master Jingyan came up with the work A Post-Interpretation on Nyāyapraveśa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eting Wengui's work. Both works were spread to Japan, an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y were lost before twelfth Century.

**Keywords:** Dunhuang; Jingyan; Hetuvidya; Wengui.